

T5424/1222 (A)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0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卷之七

來禽館集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序

吳景猷先生詩序

今海內物力多訕獨文力校盛窮閭下邑人人人工爲詩
然而外強者中恒乾聲炫者實顛抄塗鴉俛署以爲鳳
畫虛自匿其近老壑保無禪于巨匠本拳卒鱗于墳廋
者矣其或涓城止限于一曲則全體之艱金刀未槩夫
髮鬢則燕燕之艱雨旣歇而緯旌未耀則啓晦之艱天

方春而甲萌弗坼則振秀之艱百年萬里反唇離合疇
能爲何李故效也中原白雪綺重雄桀誰其爲王李璡
諸也程季說餅右軍數楚亦旣著明矣而必文之以起
搜飴飴薄持牢丸則用脩之爲累乎秦時明月漢家長
安亦旣雅馴矣而或雜之以聯拳足竭細看淺把則德
涵之爲病乎吟箋率承晚季則停雲之波靡乎壯氣間
沿叱咤則樓居之俗漸乎加以人懷心競物情賡借傳
武弗慙于班掾柴郎力訟乎禿竊耐窮忽遜才致受困
翔風下而綠珠上後彥媿交讓之蔭脫光斬而鷓鴣澁

雋異厄剗割之數嗟乎此道誠難言哉余年友閩漳吳
景猷先生者墮地靈異等身涉誦不器允屬乎君子踰
勺卽推乎國士弱冠對策簪握州塚入佐司寇歷陟藩
臬間而里居廬處歲月婁易觸情抒性撫運感物階除
移半甍之影燭花垂一寸之炷夏歌廣鬱陶之致楚謠
極正則之變凡百先止嚆矢枚馬爰有隻婦擬議團扇
劉司空之傷亂郭宏農之遊仙許徵君之自叙陶彭澤
之田居盧照鄰之折柳陳子昂之感遇岑嘉州之瀝水
高達夫之安西孟襄陽之清鏡王右丞之朝水杜拾遺

之秋興劉隨州之聽笛皇甫氏之江草靡不條流槩括
興象速肖南車首路岐道下泣高宴排當薄主退舍襟
情儻乎雲漾滌思灑其泉薄迎風華于麟閣僻隱淪于
環堵梵靖抉其幽閒夷裔彈乎卑外洵可謂詞躔七曜
語陣三行者矣先生靜聽孝子惻閔忠臣耿介廉士淹
洽秀才忼慨將略差分計智徒以短造未臻乎耗境齋
志蚤親乎添盃賈生未返乎前席仲舒竟虛其廷獻所
謂交讓剗剗之喻不獨詞華吁可悲矣蒙而博論春言
先生孫前云云總之去瓊而攜巨瀾中而詣實鴉在遠
于萬里肅鳳還其所如四艱妙于風削八士失其寸時
斯不亦盛明之罕覩吾黨之大涂哉先生有子亮恭嗣
成進士代倡建鼓以蒙同人忝廁屬以前茅蒙也腹痛
未申何心結綴嚶鳴在臆猥抱咄偏聊贅數言用質震
且騷壇云爾

穀城山堂詩草序

吾師宗伯學士先生以日講事■今皇帝最久受眷知
最渥其予告家食穀城則以先生婁疏控豸移疾休沐
云乃今居諸荏苒十餘年往矣先生時年正六十色甚

洋志甚愉而召還之旨迫在旦暮先生一若弗聞也者
比以一編馳示小子侗曰此余平生所爲韻語也子其
爲我較之紀之侗受而恭讀焉凡踰旬稍稍涉其涯涘
乃僭論曰有是哉先生之值盛明也盛明之獲有先生
也洵非偶然爾也夫有唐制作之業獨歸之詩要之擅
絕而難繼則又獨歸開元天寶之際而名盛唐神龍以
上詎乏宗工而以沿襲近代之餘流波未泯靡麗勝則
嘆其爾雅痕態露則失其穩嚴是之爲初唐彼盛之軼
于初而初之不及盛則時代人情之境會爲之也譬之
釀焉酌以重醴醞以法極漸漬深而蘊慨冷醜和溢而
天籟鳴盛之爲盛可知已我明荷天隆運氣化涵融故
其于詩儲精有獨厚表盛有間才愚得抒臆而談焉李
何崛然並挺力振孤學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墾疆竭
蹙以爲盛唐而化鳩之眼厥有微譏江東歷下據時全
盛流羨開元之座卽人士不無岐舌先生起于歷下之
壯歲而成于江東之末年論其時代若合開元天寶大
厯之世而先生者猶歟休哉昌明之際于斯爲盛矣先
生降神名嶽夙負幼清蚤奉嚴庭切劘鴈序青箱付授

之日雅言乎詩而又加以熙朝之所淳湛遠官翰苑彌
厲家學以茲地望不以資詆達而以窮秘檢不以廣遠
道而以適深衷性靈所會遂百同曹窓戶溷藩番置刀
筆而後其書成書凡百卷不盡述今略辨晰其詩清靜
厭慙則孝子之處心乎優柔溫厚則君子之居躬乎欽
嚴秀特則太華之孤標乎汪洋吐翕則重溟之巨觀乎
華粲粲與則霽瑞之卷舒乎條流總統則簡籥之集成
乎從盛明而出先生之業就盛貞而測先生侗竊謂先
生律絕歌行等取以擬盛唐則先生與盛唐無兩負若

以樂府古詩而儕先生于盛唐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
此其故難言矣降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
姿何宜遜骨不寧惟是假令江東以欲野歎山之勢而
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壘卽起歷下而抵掌于
黃石之次歷下能無爽然于銜勒而推先生國步乎夫
抗聲文苑則夔龍弗愈于馬班正色台司則李杜或慙
于伊傅何也則以全力之難而齒角翼足之鮮兼備也
先生貴爲王佐尊則帝師託詠屬詞卓焉名世不亦天
授也歟先生係著人心甚切有頃■天子亟下黃麻而

相之屬所司親勸爲駕焉則馬班李杜一日而都伊傅
夔龍之席所爲稱報張大盛明者曷極而盛明與先生
邁不徒以聲詩故斯又無前之緒矣門下士侗老于一
壑間無裨崇濬尚能勉撰中和樂職宣布詩以爲先生
藉手丹陛下也

居東集序

今夫海內鷄壇錯峙則掩旬充郊牛耳狎執則連鞵接
幕麗璞溷夫腊鼠齋荒亂乎人獲是以葉公之龍非應
蟠之物木寓之驥眇騏驎之材匪夫極研窮討益以申

晰則朱紫恒至易處真贋卒之兩殺以余所得闕在杭
謝君則未易言也在杭冕黼冠族細彙世緒幼而清令
寢長英特書乃誦可等身人謂公是卿座蚤成進士頗
馱時學屈首司李遜業董帷遂乃抉微靈祖淹函雅故
袞袞愼愼爲世鉅儒爰自吳興量移東郡依類託寓一
意著書發軔射書之閩駐車歷山之麓狀次吊乎方朔
菑里感乎次卿任城憶太白之舊阿曲尋陳思之跡雪
宮留墟乎齊境屢巾示勾于海澨不其之書帶俛存成
山之瑑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舍旃抑或訟庭讞慮積

有餘閒寮佐周旋間成曲讌山郵攬空館之藁鬼蕪借
青燐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
慨凡于此際文筆迥道君喜爲詩詩分科品靡不躡宅
風騷枕藉魏晉祖初禰盛沿及厥中叢會諸長極之融
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遮怨清和則無端之錦瑟
至于出言天拔絕元人匠森然骨部眉嫵下拜覲夫耽
耽飾其孩嗷歛歛矜其鬪楚良以逕庭矣若夫文章大
業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履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愿素
平大祛重舌之譁雄成兔碎金之誦時乎登高授簡則
君家希逸之蹤也時乎遊戲泚筆則休文甘蔗之致也
時乎雜俎會粹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
子雲油素之例也竊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斲更傑英氣
露于捉刀靈襟標乎荅版致能洽華簪于上座聯風政
于遠陬總之質稟軼群才情開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
以斯較條流于吾黨論真贗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
神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落拓茹菜飢簞席犢殊其所
如僮奴絕于常隸報友輸一端之疏縞娛內足四種之
好香寫論將付諸官奴營壁竊比于宗氏風期羨矣官

何負乎在杭爲余言一昨之日保旅鑿潯耳溢者廣陵
之簫日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復踣
也今來造羽太守後飛轡直指前甘季老明經三日新
子頰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婆娑安昌之野追逐
蜚走之侶大蒼出櫬黃棘下兔毫以乾葵壓之濁酒真
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
文字田僧超結撰邨得不佳在杭大噓集署居東記地
也亦有風人之托也夫

王百穀謀野乙集序

夫冥冥翥空尺一假其羽毛罔畱在淵八行鼓其鱗鬣
飛沉匪郵傳之使禽魚歎含靈之性而能暢懷天末傳
響絕微畸臣由之返國良朋因而加飯斯之託寄顧不
重哉若乃好緣于肺附誼重于脩講勢出于蒼黃事關
乎翼卻呼吸判乎真意占授次于言面非夫東里之博
雅茂先之總粹鮮不錯雜其旨猥庠其說啓友邦之反
面動隣士之掩唇矣我友王百穀先生含貞蹈齎苞素
楊采去延陵之舊居儻伯通之故廡歿豐儉之穀玉耽
洗礪之枕激茅茨非賢而卿相造門逢掖本賤而鐘鼎

佇席下幃方廣川之仲舒著書類君家之節信遊道侔
于太邱明簪浴于蘇李竿牘靡挾日之間交訓盡四垂
之遠矣竊見夫情至禮谷裂素伸紙吐章陳文霞蔚河
瀉學義冠于人倫言語妙于天下其或宰執方猷露調
咲于矜莊寒峻失職寓煦沫于媢罵其或朱邱陽慕羅
羅見其清踈熊轡委誠岳岳表其耿介其或閭門接壤
賀吊別區生芻一束羊酒兩家沉痛極驩造微筆下其
或疏屬家戚頭岑腹痛量水稱藥分其餉鮮壹鬱三歎
寄心行間其或良晨佳夕藉艸薺炬檢校鶯花指揮盧
采倚馬霏醉觀纓願言其或方外名流域中胡買彈指
疏蘭閣之字橫書走迦葉之文其或蘭閨少婦桃葉小
姬濡毫代金剪之怨會辛報薛濤之錦大乃鉅幅小則
掌號聲振金玉規矩騷雅械若嚴霜之林婉如流風之
雪磊砢無節目之累浩汗撒藩溷之障古則陳孟公今
則王次公可謂異代齊軌書場文府均被談談之許者
矣嗟夫在昔■世廟揚用脩氏纂輯清裁遂至洛陽長
價雞林懸購彼猶衆羽之裘此乃一狐之腋古謂蜀得
其首吳得其虛借茲爲喻未爲評允也百穀友人韓君

道亨廷尉世家代結壬生之轍桓譚元賞獨信楊雄之
紳爰命剴剴副于郁氏道亨辭辨清發風氣道上余略
得于其先大人茲特修厥嚶鳴未槩及其鴻匠云爾

揚德潤青李園集序

德潤以春秋肄名奕奕擅中土海內賢士大夫靡不願
交之亦靡不以太倉漢陽大物相期許而究之以拔萃
貞出身膠庠非其志也德潤北走上都所交悉賢士大
夫諸賢士大夫初謂德潤春秋明經耳及視其文班史
之執也及披其詩三唐之矩也及盡其雜言旁記則國

是世故犁然矣以莫不拱揖相向謂德潤身兼數器絕
才殊致哉嵩少熊耳轅轅其山伊洛瀍澗其水人則德
潤其庶幾矣德潤數上都試卒不第乃就選人得邑令
邑爲通渭通渭邇戎羌塞德潤卽與材官甲士狎言兵
幾以兵事起遂罹幽憂蒲制復得吾濟之齊東夾河清
淑地多大國風而德潤卽亦陶民訓士有古之風藪焉
蒲考則以歸州借矣德潤温文醞籍白誓清揚恂恂猶
儒生遇當憤激則又忼慨激發不爲骯骯一切而鋒首
陷胷之無所難讀書破萬卷人稱行秘書如虞豐南書

法入大王永禪師孫過庭三昧古隸超軼鍾梁以下不足多也若其文章隨所歷官輒變通涓之作挾秦聲三於沉雄蹈厲隴水奔騰而不傷靡齊東之言則染秦氣與馮徐偉長之論認哉優柔而平粹秦聲及劑矣而今復以歸州賜德潤屈原宋玉昔所行吟之所而窠臼之鄉也其用牢慙離愁化而以楚俗競德潤吾知其不免矣德潤三徙而三變其文非精隳力廢所致要以慧心傑思絲竹金石有所感而成聲摠之五音六律具矣而其為班史三唐國是世改之凡則無小更易以是知德潤文從俗變者也非變於俗者也德潤錚錚名士之業將繇茲不朽矣雖未以春冰顯其所就即太倉漢陽何忝焉今世賢士大夫往往謂中原一尺地風烈助名勝而不屑於雕蟲之技類德潤美為一洗之不佞生山東乃支質兩無所底以視德潤腴顏矣齊文學王君江君輩以青李園集序請余序之乃如前云

管鮑千秋錄小序

亢康侯一書生耳父兄沒而稱當戶上無所要東下無所忌憚輕裘肥馬擊鐘鳴瑟之奚不足貴遊所乎而乃

浩浩丈夫事今日置義固明日從從兄計常產此猶爲
吾折檻公族地耳至念友人姜君爾一妻子費慨然捐
五六百斛之業而弁髦賦之豪矣哉康侯讀書窮上古
意不可一世惟是薛包汜觚邠成鮑叔旦暮恒遇之亟
誼而後貨勇班而絕恡隄曰我收贍族而博宗黨蒿門
譽我爲德姜而令姜重德我聊以行吾一意而已晚末
財用入心脾赤仄宋提甚於生活之命居乎玉珉一頓
美食喫喫自取飽垂臨訣暝項陳平捫錢猶不休矧去
上田良產乎康侯上下千載知有吾族者兄弟朋友而
已貲產關何事焉若康侯者以津濟天下可也張楚云
乎哉

彭伯子詩序

元美先生云名邑名里名家之子伯允是耶彭世言詩
至伯允而以靈稟承之亂而成語齟而成韻自親外傳
徃徃舍佔畢而耽爲詩勝冠而後詩以大成大抵立骨
而饒氣含澤而略姿襴獻吉而祖子美卓然翹獨之業
哉伯允生平不欲爲七子要以七子者詞條互相爲襲
格律過而爲厲云爾躡蹤希響誰是之無然而伯允超

然風尚之表爲豎正統倡建鼓而警聾俗厥志良足奇矣夫詩有別材非關理詩有別趣非關學固矣伯允風華奕奕涉目十行下縱毫騰舉絕不作今人語相斫書耶蘭臺史耶六一公集中僻固狹陋而儻大方云者意有所譏諷唐詩人聲俊俳耦之外莫能文焉耳卽文焉猶之聲俊俳耦爾也伯允高文大冊碑銘記述授之所向無不如意網鮮罨翠漁獵靡遺炎詹並陳儒騷合燬唐詩人值之能不匿形走哉伯允尊人方以風紀名天下輒軒所至首重觀采所部之詩皆其詩也伯允無亦包藏山海乎余所進于伯允者大廷之對木天之學文章冠臺閣而究竟詣左班詩猶小道所爲大前人者不第以詩伯允洵翹獨矣伯允應咲邢生迂腐哉伯允尊人將捋余鬚而澆之若下也

刻世說新語鈔引

蓋自隆萬以來而世說新語大行東南天地間若發中郎之帳而斲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談士不授不得稱名下也吁亦好事貪奇甚矣夫書所列凡三十六卷標目三十有二則總之逸流之勝致韻士之倩言耳

蓋引之而劄記不逾十行微之而詞條才可二參也而
乃按之無盡味之有餘含舖宛其欲吐拓綫令其可長
二難欣於參對一座似覺無人塵揮笏拄帳施膝前致
足墜瞿曇之天花躍清池之方響矣書本資談談亦不
盡於書此固瑯琊兄弟所爲箋評廣演三復津津而不
入卡曰緩石室名山之副則江左之流風未泯哉比士
深沉往往病聲俊而獻清譚謂此書能啓人踵浪心助
人浮薄名未爲非是第南人童齒習之長而骨挺未必
盡戶無沉深也若夫飾椎文陋倡雅成趣則比士須之
更棘矣余故爲南宮業與廣野期用暇日盡此書仍期
各出臆評而會名法簿書相糾纏卒卒初領又十季而
廣野守諫議久封章朝謁之間爲畢此書研精蒿日厥
志良勤其所爲鈔蓋主習見者汰冗長者節亂雅者瀦
古語轉譌不可了了者闕吁其于世說家言思過半矣
余齋居病卧一夕爲是正之稍爲廣其遺逸如干條卽
嗜痴好鍛去取小別式執輔談致無弗一貪奇好事之
士人秘一編庶絕無忝於智囊何必親躡乎楊亭也

汪明生詩序

夫輶以載也簋以盛也削以斷也帛以蔽也皆物也而
法存焉輶欲頽典簋欲脣厚削欲敝而無惡帛欲器脣
暴宿之相得皆緣法也無法則無物也繇是以談文府
稱詩是謂善物也而法或侈之抑或弁之巨人著態於
蓬脆小兒呈姿於媼媚皂隸僭質於乘韋王公降行於
執戟易形變位詩以衰已明生故欵產北遊中原而立
之齡戢身四壁藜床布祿不關聲聞非石室玉板之藏
不涉非甌甌敦鼎之識不辨非生金填麩之刃不博非
鏗燒破析之餘不闕而又窮煙於史籀獵紙於蒸倫搜

聿於蒙氏討研於仲出推征之市糶照隱名殆十餘年
而書始出其書大抵皆稱詩今觀其詩不貶形不以造
不定位不以發條流彙括可借而言譬之純王則砂砂
於冠冕譬之英霸則肅肅於壇壝譬之刑章則斤斤於
科令譬之軍政則鑿鑿於訓厲而明生猶不自意也曰
元范布衣簡賤奚知詩能不苟於爲詩而已夫輶之頽
典不苟於爲輶也簋之脣厚不苟於爲簋也削之敝而
無惡不苟於爲削也帛之器脣暴宿之相得不苟於爲
帛也明生其諸輶簋削帛之爲工乎於志有之舌敝耳

聾不見成功明生之詩林慮剗心功乃以成關中南史
子與雅負敬禮之識副在和疑之技殺青甫已歿絕奔
騰家見賞控郢音人盡赴乎涿水斯足傳已明生行詣
渭川便姍磨鏡拜尊况乎無及攀棺企其庶而明生其
或張大乎殺函南史則亦關尹之續爾

孫使君家集序 代作

夫郡二千石之難也難在橫金紆紫造諸藩臬席而諸
藩臬率求多南向擁專城三十六輻聽于軸而一切屬
城咸我安車俟饋轅待也取上爲撫中丞直指使君引

均我而我不便印示倨我而我不便頰郡比丞逮倅以
下爭言節行以高兄而吾翁蓄虞不信遷人播吏輩冒
約結而跡趨且局外傍窺我而虞不服此所謂難矣凡
若此等他二千石恒有之武昌不寧惟是也南紀雄而
鄂當會則標表之難藩封大而仄阨繁則調停之難緡
綬輦而衿佩夥則和劑之難山谷通而川澤濶則彌已
之難鄂其什伯他郡鄂二千石什伯他二千石乎不肖
乃今曲跽歛容以讀感遇編也而後知我觀察孫公者
萬人一人千百年一身耳集所哀小則同人醞贈之言

卿士口碑之撰楚居多則我公之幸楚而楚之幸所天也君
之章而爲楚居多則我公之幸楚而楚之幸所天也君
然可槩見矣我公溫良在中眉睫與之及所持三尺又
不冰而寒近而履屐遠而箸籌靡不天則見而人紀賅
也側聞在鄂鯨鯢領瘦以活獷悍驕慢以馴衣冠學徒
以化不可思議粹至還來之事不申臂項而受成是誠
無難于二千石而無難于鄂二千石也楚善頌而播聲
歌黃鵠大別不足爲其差我也長江廣漢不足爲其淵
浩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朗朗不足爲其潔
也牢騷絀而閨悅著風雅廣而惠露洽至誠動而光輝
符槐安土而化人國鄂其文獻足徵乎難在二千石而
公易二千石難在鄂而公易鄂繇此重申眷命悉已試
之規矣遼急借公遼齊急借公齊鄂其嚆矢今地中黃
其注乎哉某極庸庸側在臺皇上吏又黃九里之所委
流也覩斯編而舞蹈若置身于堯天輒自忘其固陋矍
矍向前也萬人一人千百年一身詎某言哉楚旣已書
之矣

顧水部竹梧集序

夫淇澳朝陽參見于風雅荆揚嶧山並列于禹貢維楮與竹表厥詩書尚矣乃水部公用二物自名也復用二物名其所自爲詩也何也言嗜也又言寄也以余聞公所繇生則宜署毋薛邑大家云父則脩身蒙難公能泥跣上下之左橐饘而右緇帙朝涕泗而暮吟哦爰自束脩之歲強半牢愁而公所得于詩者深矣中歲有聲諸生間稍屈其學無難墜手于一第而其湛淳于詩日甚也跡公雅尚其所徙箸卜鄰非孝子之廬則忠臣之祠壁耳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而所興寄僅于六季三唐之際則公之志悲矣公蓋以其力奉毋而以其學課子子方伯君成而公拜爵公子貴仕而毋以娛悅焉此公所爲寬然于竹梧之託而長謠短詠若弗一息而驛夫六季三唐之業者公之响响而樂天也卒之徘徊躑躅若怨若慕而皇皇如失者則以父之脩身蒙難而與夫我之六經四海之志竟誦而未伸也嘯歌幽憤時一中焉而其于竹梧自若也今閱公詩一切本原于情性而以黃絹幼婦之詞出之然而弗囿焉囿之云者北上風格南上色澤南之不能爲北而北之不能盡折而爲

南從來遠矣公則挺其骨以傳肉豐其肉以飾骨肉不
附贅骨不戍削猶之竹枝白紵子夜前溪之疊奏而兜
勒摩訶龍頭塞下之音互發而參亭焉則公之爲詩風
格色澤庶幾兼矣然而倫紀備焉試釋公詩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兄弟婚姻朋友鳥獸草木之
大凡因遇而觸隨籟而鳴具天質焉洽天趣焉可以興
可以觀不敢遽擬于孔刪之三百而以推而儕之杜陵
之詩史其又奚至腆顏而左辟乎于是而有感于公之
于竹梧也其以竹梧適也非以竹梧狗也稽叔夜好種
顛桐之木王子猷愛竹至竹所不問主人二子言嗜言
寄矣夫叔夜傲僻終乏保身之圖子猷儻易顛乖檢柙
之訓卽逸情勝韻君子率譏焉以視我公何如矣公蓋
遊神蕭散而取券于天道人倫者也又聞之竹以截焉
翠篠玉柯爰就龍筵梧以材焉重碧紫霞蔚爲雅琴班
匠睨而蔡牙值清廟啓而筍韶作其斯爲方伯君之今
日也與哉是公之于竹梧也根荄固矣柯葉暢矣騰輝
播譽煜其未艾矣則夫世之離奇蹇產終于不遇而汶
汶堪澤者安可同顛而比倫也蓋方伯君講業齊魯焉

休卒于奉高之陽嚮青蔥而延佇知其爲唐六逸之竹
溪也曰其爲我蠲戶奉之令綱紀報平安乎結夏于行
省之後湖是歷城齊博陵君之山池也有梧在焉曰其
爲我善護鳳條乎維葉與梓必恭敬止方伯君之以竹
梧狗父乎抑在所而明孝也書來鄭重委序余余爲序
竹梧集如此侗視方伯君同舍友也公視侗孔李通家
子弟也侗鄉行部金閭之間覲公顏承公論議蓋歛然
以家人之禮進今且二十祀矣而存沒槩中望蘇臺而
以致慨焉天子而採風諸侯而貢詩者侗其無憾于疇
曩之草草也夫

張攀龍先生芝樓草序

夫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旅之中露潔巧捷用
枚叔固也則又聞之江南之致韶秀而鼙靡中原之風
雄勁而扶踈然乎則又聞之李白杜陵見長于有韻史
遷班掾收勝于鴻裁然乎則又聞之董賈能文而絀于
武衛翟能武而絀于文然乎以斯論代以斯程人則攀
龍先生者可指次談已攀龍墮陸卽奇長而舉體無比
情鄰桂一枝湛若秋蟬之翼而意在少傅之緒于其雲

來不知姓名者何人雲夢之襟依佈凡九雲臺之績矜
奮二三滇潢濯其目墳索實其腹銳頭之奴與螺首之
卿更相稱進千古役而萬靈馳六合并而四裔縮以一
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勸欲死矣而大業成爲名卽爲名
二千石風流節尚之凡樂之如琴瑟使馬彎弓之技快
之如風雲亦成其爲攀龍矣嗣之走湟中萬虜薄城凋
噍流連激矢倉皇間左伊秩寒戰齒相擊攀龍單騎臨
之衝口一二言羯夷瞥然鳥散頸項莫敢回此不少賦
詩逞虜詩人退虜矣嗣之走朝鮮餉乏問餉兵缺問兵
樂浪元菟之墟滿調萬出幾于罵矣而攀龍植踵如嶽
弗狗阿卒之青海恬烏頭之色白衣還翰如之封此不
必脩文辨賊文士辨賊矣自頃角巾歸里口不言平吳
一稔之素數袞之細與上下周旋耳而寄余所爲書書
凡詩文分部余受而讀高文典冊與露檄巧捷俱矣詔
秀藿靡與雄勁扶疎劑矣杜陵李白與班掾史遷合矣
而以究其平生之用倭虜恒賴以襄夷此何云衛霍董
賈蕪乎哉余又畢僂人言攀龍名雲故好雲其或峩峩
突如機錦刁如蒼狗黥如上褚之繇皓如攀龍悉撻收

簾中已而放齋中四壁潏然號咷大叫曰來視雲中君
攀龍好花故多藝牡丹其或雷槌斗如掩抑妻如越女
艷如沉香亭子之妃醒如攀龍差論標目之擬之三駟
之品六官之好亦復號咷大叫曰署我爲國香主人攀
龍更善酒姑不言酒所謂善易不論易矣異日一杖過
攀龍攀龍其出威碩之婢誦魯靈光賦坐邀子愿而盡
攀龍余寧加前說上哉有若天子受磬耳泉宮朝勅交
道廡攀龍暮不遑寢矣攀龍身兼數器材其無難此則
此論著一編者姑茂芝樓可也

曹太公永思錄小序

余讀獲嘉曹太公狀及誌凡三過已釋卷而嘆曰先侍
御公已矣乃世有義烈仁質如太公者近親而慕同好
而述余不覺淫淫淚下也太公長清明府一蘭父也起
自閭閻世胄終明農田間先是用少疾疢不及肄經然
于書一目卽通曉于古今倫常節俠禍福興衰之際較
如指掌居然魁宿儒者也太公蚤當戶值親喪拮据哀
禮迨兄弟分箸一取瘠少有辭包之風焉遇繼夫人息
女不殊胞裏幌奩維腆又事繼夫人毛髮無嬾容曰晉

王休徵尚掃除牛下此其爲人子可師也狐姪必恤多
睦之屬必睦平居恒問孫氏姑舉火乎于胙城姥畢身
脩館甥之分死與葬焉世母子然臨命洗如矣太公爲
條牒棺具及收而後嘗食其最灼灼異者清源郎中還
鍛工金天津蕩中神告以事而獲脫陽侯之厄其于陰
陽報應驗如持左此太公所爲爲德有卒而逋負不責
償劑質畀諸炎火也長清君每向余泣曰先公之所以
教導不肖者文義悉有度閱世皆有法在鄉爲鄉祭酒
在家爲家督庶幾陳太邱王彥方其人焉一蘭今仕矣
而弗及以百里養心憾憾若剗刀先生其爲蘭發明之
余謂明府何虞報也卽今身領巖邑竭虔狗衆舉數萬
蒼赤咸浴明府汪澤歛氣吐息無相關沮量可而處衙
齋兩飯菜茹數杯脫粟盈升止矣長清令一日而蜚廉
平聲太公之地下頷而喜可知矣矧夫如縛之章且自
天而下若曰長清令能其以考功令父母被旌異元宮
將及責焉太公之爲樊侯對而食其漆澤者正在斯日
明府何虞報哉矧夫明府清邵端醇功名固未可涯矣
由今而上所以責及元宮者浸浸其未艾也明府何虞

報哉明府再拜而受余言曰先生善道人意中事請持以自厲而永永書紳

樂陵鄉約序

蜀王公以庶訪治兵武德蓋屈第三品秩而親董訓飭封疆見若謂官尊地重囂然不屑其爲武德也乃公下車與郡邑長吏要亟取■聖諭六端而精爲言動關元元之民綱以統目日以系綱大段用昔先達先生之箴錄傳以已意蘊滙隲評之已又爲絜法若干條一以化俗彌奸爲務而本之深衷繹其歸指文不虞艱質不涉

俚要在田里婦孺靡不曉暢而佩膺焉適鐸所經振聳覺瞶凡再歷歲而無棣四履之鄉割齊之強半達于長河若撤宿部一新之心志濯濯靡然風草子言孝父言慈兄弟言友悌婦女言從婉士箸井間病相問而貧相假彷彿華胥化人之國庶乎隆古之際矣公職主盜始焉名厥魁宿而捕殲之意陋桓東之酷而過令辟之至察無徒也久之拱環嚮德盜以不生窺衣耐髮以上較昔減衰健兒休騎投鞬弓矢在櫜經月無所庸郡邑賊曹幾受空署教化誠何負哉公品流溫瑩表裏若昭華

之玉其遇同官屬吏一從丹狼絕去陽浮道與一切世俗之態故人亦樂親之仁風扇和醇醪既醉公其有矣公所開府地僻近溟海晨夕放衙多暇時與縹緗爲伍低回諷詠著于詩篇殊覺古人不遙間伸黃素臨搨法書則又攀玉提鍾駸駸前度專技弗及也且公歛躬自下煥煥顛儒生操履矜嚴鬼神却步故其下化之率繇良椽世未有源溷而責之流清者公其以是帛治武德也繫可思矣樂陵郭令君蕪平籍甚悉意師承其在車軸以之強輻蹈遐勝重洵相藉旃夫配林不敵泰山然泰山不可終古無配林則以方之公與令君也夫豈謬悠歟哉

棗強縣志序

代作

按漢書地理志棗強爲棗疆蓋爾時古文之遺蹟未泯哉降而近代相沿爲強而我明畫野分畛因仍未改則遊泳同文之化者知有棗強而已余不敏釋褐領茲邑坐堂皇而問賦賦登耗異矣而問田田腴瘠異矣而問戶口戶口生熄異矣而問賢科人物異矣而問宦跡官師異矣而問流風遺俗異矣而問亭舍置郵異矣而

其所謂棗強者依然名號如故也已而分區別顯而究
凡則以人代遼遠精爽閎溼鸞輅無椎輪之樸龍舟歎
落葉之締躡尋忘其端委毫素歎于標紀又或十羊九
牧單瓢百輿國是淆于多宰築室債于歷年吁志之難
也尚矣棗強有志志創于永川羅公繼益都石公余不
敏妄意竭其下劣而續承之凡經鄉紳茂異之耳目逸
民韻士之口吻者不知其幾何氏而復授簡編凡歷春
華冬雪晨曦夕膏者不知其幾何日而後亥豕魯魚僅
僅無多也大抵以愚而慮寧質勿文寧輕勿諧寧簡勿

寡寧嚴勿濫寧黜其臆測而保諸蕩蕩平平之路則庶
幾乎一方之龜鑒乎方今■聖天子銳然國乘大搜二
百餘年之業而作新之以莫不曰徵故采謠宜自圻郊
始也棗強非其部內乎有如按圖考狀而及境上之小
臣則夫引對而爲王生者誰其渤海若也謀野程志而
較列乎始終焉則不敏者其又何敢附于羅石二大夫
之後耶邑故以棗名今其漸不成蹊道菱而歌纂纂者
聲且嘶而不屬也則夫所謂依然四境者延袤陂沱之
無別耳而以求乎百年蕃庶之舊其將能乎不敏非爲

賚邑諱言饒彼夫夥熙而沈沈者天下之滄桑猶是也
良可悲哉司國計者其繇棗強而推之列邑也其軫卹
之惠有同然也則不敏者其用此書爲叩闕之副乎不
佞小臣實藉休光甚矣

忠勤堂碑版集古法書序

桓臺王太公自以叅議死事勞贈太僕少以仲嗣戶部
公最贈少司徒生榮死哀寵冠黃腸之題金躡織文寶
汎丹砂之璽賁泉曜代不翅足矣乃所奉■諭祭文津
津督木平蠻事厥奉冢祀上谷中丞象乾子廓謀以刊

諸廟也以諭戶部公公曰吁吾父也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子廓曰喟吾父父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今日之事
我不爲政疇當爲政于是備搜家乘檢鏡歲篋厥有墓
門之闕祠告之製列傳播在寰寓彙粹託于冠冕以逮
大母劉太淑人素旂表懿重闈誅幽珪判壁聯犁然具
矣子廓意謂單碑介立則騰播滯遠樂石雜陳則簡冊
斯便書稍死其遺習梵夾踵其故例而又謂宗資獸石
以雕琢况推林華雁足用款識示範田疇八分以存手
詔鐵石十字以括韻語魏表重煥于王濛狸骨再新于

內史其或江左撫疊衣之跡秘監影頭眩之帖自昔云
爾今胡不然是用博徵往搨以勒斯石厥維太傅清廟
琮璜右軍奕奕鳳質龍章大令嗣父開美無度永師遙
肩厥體溫然率更方嚴直鋒隱肉永興虛和層臺緩步
登善王佐羅綺驕春清臣端士墜石奔雲相彼誠懸疑
霜列柏猗歟太和攬轡榮策嗟乎世閱人以成世今閱
古以成今厥亦文質彬彬茂以尚矣是役也麟閣舊勲
枉青雲以載筆詞壇宿彥眷緇衣以作誦如綸如紵震
煜于庭而迴蕩濫以濁水竿吹以狼管狐裘飾以羔袖
郢曲發以鄭聲胡以稱焉子廓淹通多許載歷年所辨
其蕪于十丈析蜜蒙于四種恒欲揖永和之高步復淳
化之大雅而迴殫心匠構託志作求夫自魏而隋若歲
成以積閏繇唐迺魏猶正嫡以承祧自餘竊病其未馴
抑亦舍旃而不錄所謂中原之奇事宗袞之令圖也何
其仁義于牢醴恬素族以平進渺率艷于脫屣始興之
代將永暢于禹鐘太原之鄉允宜避乎鉞鏤云爾

平昌葛端肅公家乘集古法書序

平昌葛幼明氏以所業先端肅公家集諸石跡小子侗
侗沐手受歛矜閱之竟作而歎曰是何異躋二華岩巖
而茫昧其丈尋涉四溟浩渺而微恍其涯際也粵自結
繩代邈文字漸興古文春矣籀篆夏秋隸正冬矣草行
繁閏是知削刀流滌乃根柢之陳行墨吮毫爲跗萼之
繁逮夫語言熾則紀著滋多體度繁則札行浸盛無論
聖作明述紛然鏤金猶鑿鼎之遺規鐫礎仍闕珉之往
制以故尚門大姓孝子慈孫妄殫力于不用詭競心于
慙匠厥亦滔滔皆是涇渭靡分矣弟識鑑昏則甄收弗

愜搜剔寡則槩括未周狗好則波濫已東泥遠則木龍
猶寓化裁通變夫豈無徒我幼明氏博擅三倉智淹六
故每致慨于韋成念祖未及誌諸幽壘孫相紀思僅有
賴于來宰填胸赤豕希步素系風生活丹青豈異人任而
乃聿追王父顯册高文羽已造于三公衮復華于兩宇
愬遺一老寶誅孔之王言附驥千秋徵傳夷于朋輩隻
詞片語塵牘網編逸同拾瀋之艱精擬揀金之密目標
懸帳慶竭臨池以爲不石不堅不古不雅爰採名賢之
妙蹟用光吾祖之藝章蓋自祖乙姬文嬴秦炎漢魏乃

冠之鍾傳晉則斷自王羲雜粹六朝以瀕隋季唐則多
其付授宋亦輯其偏長下迨胡元不乖餘系一人數紙
則紙紙揖其風流一代數碑則碑碑攝其神駿亦有潦
痕駁蝕崑蘇爛斑縑夫萬軼之淵梯士千尋之壁諸求
印可備極體裁是役也筆花霏拂若晉子敬之掃白書
丹理郭填卽蜀知徵之勒淳化蓋吉光萬羽而集爲重
裘略無羽跡豫章千材而構爲大厦疇見材端祠廡周
遭孟槃交映景襄鐘鈕陋鼓鑄之未工饕餮亞形較款
識之粗備方斯盡美所謂秬壇之絕致孝子之傑思也
侗間與幼明言明盛以來觚翰之長群題江左碑版之
富亦首金閭似汎支流未窮本始夫伯喈陳留占籍孟
皇安定爲鄉茂先著于范陽肩吾奮于新野柳諫生于
京兆蕭卽望于蘭陵鍾傳王羲瑯琊潁水舉世所知已
唯是介碣豐螭瑰篇偉製丑傳北地滲漉我人偶覩黃
河一曲文豹一斑而謂崑崙爲南發之源澤霧非西鍾
之秀斯則不達之甚也從此平昌以幼明大矣幼明用
中原幟矣他出數娑再見漢唐之世齋堂半畝足當翰
墨之林義夙出于賢尊暉生綈褰勞未經于合弟緒就

木天蓋坐而論道維端肅公作而行之則勿明氏繫云
吳叟工脩刮摩有其舉之厥在周禮孔子曰美哉璵璠
遠而望之煥如也近而視之瑟如也其以喻茲石也孟
子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又曰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其以喻致石也侗也尋丈測岩巽徒
勤仰止際涯窺浩渺祇切望洋斯石斯人保諸無斁而
已

平原縣志序 代作

平原爲郡在昔一大都會與青州河朔懸衡等勝而至
我朝寤廢降爲邑今所名爲陵縣是已乃我邑實故郡
四封地歷世而往獨得仍舊號不湮滅更置云蕞爾之
土徃董獲列於附庸而今衣冠風政田園物產至此故
郡聲光不翅雄埒則余不勝滄海桑田之感矣邑有志
故廢再啓于張大中丞隨成于高明府而宋大中丞且
不恡褻然爲序珠玉冠前三先生者所謂枌榆之祭酒
菽苑之宗工也其于茲書如老宮監談天寶年間事言
言中覈當實不虛以寄慨于杞宋之無徵功德金石與
並矣咫尺之編識大舉細彰徃古而揭來今其書顯史

隸厥幅員而非野其義比乘副載名山而非家無論于
龍門蘭臺何若而以絜于當實不虛之指則有賢者莫
為加懸金不能讚矣

來禽館集卷之六

來禽館集卷之七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考績序

平原劉明府三載考績序

今制郡縣長吏率三載殿最乃縣長吏殿最獨嚴錢穀
不及格即賢不得上司功選懦而廢事剛愎而喜事聞
者簞簋小有指次則皆不能帖然三年淹望司功之最
千里矣故必朝而戴星居而持盈清湛如水壺士民交
一口而後政理乃見成績及考兩臺始用報闕下司功

按覆考內表荐凡幾然後稽制而請予之告身若是乎
其難矣吾邑稍西爲平原於郡爲衣冠大聚雄駭甲全
齊■天子擇令而屬劉公非滂偶爾也公治及三載兩
臺以最報上爰下司功核奏稱職余之告身父拜爵如
已官身受文林卽毋暨繼而稱慈妻暨繼而稱室者咸
孺人而比堂存者加太焉六勅煌煌褒嘉備至臣儀鳳
百拜稽首舞蹈專承邑縉紳士三老子弟悉賀于庭以
拜以跪感及於禮何其盛哉不佞從隣壤密戚友執得
公頗深乃公所由獲譽命非炫暴釣竊以適資逢世皆

用懿實積累而然公關輔名儒本之家所研習一以西
京大師專經之業而無曲學及服官政則又準西京循
良朴茂廉平之指而靡回思以故諸所徵之行事可析
而言公往下車與元元之衆要標舉六條大抵欲民欽
聖訓而重犯法顧尤先法左右近習人靡不重足一跡
吏以去姦邑櫃收牽率頻年爲累每每傾產喪身且黠
者漁公至不可究詰公爲調停一歲一易所署主名皆
殷實認謹輩公私便之儀馬官自招買牙僧不得用爲
市泛募不知姓名誰何名貌駒戶起儀厚給歛直數儀

皆竣於事駒戶家所省不訾矣時值旱暵公教人昉蘇
長公治杭法多掘井黜計各團保得井四千有奇禾以
獲潤焉至于困儲大命公彌益蒿目爲圖闔邑鄉正所
貯錄總計穀五萬有奇較課爲他邑最又以意指貲爲
儒學立倉小權子毋貧士藉以緩急至居平諸生以緩
急告則又悉心擘畫人人得意去也其最鉅重當窺則
在撫亡彌盜等蓋念流竄歸而無居則爲于城東近曠
設下舍百餘架以待還集歸者如市則又給牛以開故
雙城北與廣川接州邑互匿號爲盜藪公跡其魁宿名

捕治之覆其巢穴隨善慰株連一切境以大寧公之飛
爲此不過孜孜以徇萬衆耳而措紳大夫士晏然安之
良由公誠信孚于措紳大夫士不爲矯矯自異乃其相
劑如和羨相引如督繩故貴者亟怙于傳保而賤者仰
恃于慈親公真不媿其爲民牧歟哉繇前所論不能三
年淹者若廢事及喜事公乃剛克柔克無偏陂且厲操
持槩神與質焉衙齋三飯咸脫粟冬一木綿裘夏一敝
紵衣依然寒士家衆化之無室人交徧之謫刑于如此
其于一邑何有公泄三載兩稅不逋毛筆表薦以十餘

計司功見核又鑿鑿懿實乃爾則夫六勅之寵若亟播而獲理有固然視炫暴釣竊者顛不天壤曼隔哉公在齊諸長吏儕伍衡較不屈第二三指則公車召入直反覆手頃耳從此五文之誥游逮厥家將無紀極伺竊載筆而申無已之頌不第如今搢紳大夫士所屬爲舉卮之藉而已也

藩伯晴原李公奏績六載序

我邦藩伯李公比合左右轄滿考六載功狀奏闕廷矣歷城長某等操牘向伺曰愚輩沐浴藩伯大人恩德隆

厚甚願効一言爲頌幸當最績會又先生與大人杵臼交也唯所命令勿辭侗受牘赧然已灑然若有當也遂言曰公蓋崑崗良璞云片玉初剖首應戊辰拔萃科是時海內流品推第吳越甚然而吳越推第文章鉅匠則又未始不公第一屈指也公道成名立脩業里居吳越名公卿爭致爲子孫型範公勉一就之正顏臯席都肄下上昔昔必滿品弟子貴介諸公子屏息偃僂而弱其側無故不敢獻頌咲若名公卿則岱瞻海赴莊事維謹僮隸趨趨嚴于家督盃酒聲歌一切謝不與而諸公子

相藉以成功名先後而是是時吳越推第吳越大師經學則又未始不公第一屈指也居且久庚辰竟魁其易爲第二人對策又高第初得刑部稍遷爲禮部郎在曹勤勵伉爽不阿人意指遇事與尚書可否俊辯徵發卒以令甲持勝同官莫能難也乙酉出典楚試所羅致類三湘七澤瑰異上材時侗治楚粟夙所慕說赫奕知名士靡不罕掩已按所評隲一如其父師家人語楚書一出用爾雅冠諸省厥後史官言官接跡名天下公之薦賢賢矣己丑督學浙得儁數倍楚就中多貴要人又多

才節士至所布爲挈令等縣諸門闕靡可得短長越寔鄰鄉士又公舊遊地三歲未嘗私徇一童子及溢科條毛髮事人至今服焉尋爲叅政爲廉訪周歷楚黔東粵地回翔萬里壹意秉節蓋遲速衰序之際公寔有槩于衷矣最後晉吾齊右方伯遞遷爲左方伯右優游養望而左則無事不總統齊列專城以百計元元之衆以百萬計文武青紫官屬以千計錢穀以三百萬計公日盪胷而慮蒿日而籌兩臺朋寮間不恤同異故效壹求其當公又喜受善言值時與勢傑僂獎真則又考問黃髮

務叶機宜而後已每謂人大禹聖人所謂僕僕亟拜也何故河之役呼吸告急矣徵發唯齊之以公應如飈電取給必時卽至匱不爲辭說歲數不稔盡境啼號公曰于志有之骨肉而生之豈異人任于是奏記兩臺大行蠲賑罄困刷帑之外以至下糴瀕海凡費如許而致一鍾舟車並任水陸賫送猶之哺雛也權璫餘孽未盡公不惜以身抗之所名錢悉公行省措計不以煩下邑諸王國租稅衣食不時倚辦公亦不時輒應不令嗷嗷車門其所出校所入不負忽秒下逮俵散武人子亦往

往如是四方臚岱例有金錢繡黼布帛什噐之類其職典屬公公目無阿堵曰此何等者神式憑之命付諸帑而以代奉料供非時需也官所平次不驟置人下考于諸州邑長吏盡推心腹與談綏莫疲民策日數移晷教以身先庶靖法舞文胥掾卽有小過亦輒面相規正陽浮道與無有也丁未泉決舜階暴溢諸衢市肆皇皇矣公率寮屬拜于祠集工百方釀導三日水乃平民乃歌曰微吳天兮齊民以魚兮大俠柳廷瓚白晝攫我上下驚擾公一咲授官徒曰此正孤豚比取此才熟羊腍頃

耳果挾日而獻其縛公大抵淳然淵箸不妄出一語愴
囊應變若參連之弩一發無留行又若萬斛貯胃隨其
挹酌略無加損又若甕社一珠光照十里泯泯凡火嚮
前最長舉要如取如携又若隨何將二十士足抵步卒
數萬精騎五千也然則公者詎方伯藩屏才哉我撫黃
公適推擇大司寇則有旁州例在公不猶之以左轄取
轅門印代焉乎公資二品六載滿于仕不爲不淹久固
自主上重遷徙然適當事會唯時齊撫舍公其誰舉
朝通論蓋如此齊大夫士悃悃更殷殷也其在今日人

人思欲借寇君竊恐奪公東郊去百城寮吏尚亦有同
心哉此不待臚陳戶說徵之宿昔可知已夫盈虧芻泐
雖云天道端實在人公先大人隱德冠吳會犯而不較
備古賢風譬之龍髓鳳穴必種靈異此公之爲先者也
公冢嗣舉首留都以子大夫爲太史氏龍鱗鳳羽似續
衍馮此公之爲後者也公之滋培日茂多福寢集衷輸
驥駢莫可殫述一大中丞何足爲至人重輕要之家慶
國恩絡繹蒼粹天時人事夫豈偶然此不必準盧先之
考政劉劭之課官連最在公功寔莫掩唯時齊撫舍公

其誰侗不慣爲誇詡言又不喜爲無稽相謾語此障中刺刺指歷長諸君輩其私而載之牘不再月不佞之言如符左右契矣

廣川守聚齋劉公受誥序

國家制需貶臣下獨隆前代六品而下所給告身率稱勅五品以上率稱誥勅所受墨書硃光花綾而誥則五文五采灼爛七襄稱至麗矣士生巖穴頽首脩業固將期建豎報縣官而所營營一念直切不可解則在光揚張大其所生其爲典咸有一定之式截然之制而郡縣

允匪易易焉者期則視三載最則憑列牘無論品在中駟卽超乘絕足非是則格不報成績甚哉遭遘之難矣用是傑魁敏茂之夫苟非其會恒艱一獲而况遞官遞獲則豈不難之難哉廣川劉大夫以江黃上材移守廣川謂廣川煩而躬在簡謂廣川侈而持在節謂廣川氓萌沉夥而用在盡下謂廣川軍卒交雜而劑在絜均謂廣川如穎川置而戢之以化謂廣川如交道廐而服之以勤以故譽言四起刻書更僕無慮二十餘中所揚詡靡非粹潔端凝豈第翔洽之指而多歸于大夫之養蓋

大夫室怒色市略絕纖毫積金至斗等諸糞土而乃和風飄拂坐人穆如中洵有道君子也比三載而政成而值大夫蒿目膠庠翬建傑閣于學宮之東南隅歲當丁酉林林中雋郎東省第一人應期而出在大夫之郡中然又適與大夫之功狀會也不亦絕竒足紀哉惟時綸音自北題躡輝煌薦紳秀茂三老孝翁有秩力田無不迓于郊慶于堂者伏誦誥詞其尊先大夫振鐸傳經之業彌益以光也其先夫人斷机和丸之教彌益以彰也其身所孜孜徇民駕龔軼卓之閥彌益以信也其內夫

人之閭德懿淵勤劬裨我彌益以徵也郡人曰

天子

其有以報大夫矣以我民故歡欣鼓舞而聲于謠也萬人同辭也蓋大夫先是爲鳳陽令業以七品考恩逮父母及身與內矣是所謂勅也而今由州五品再拜誥訓詞視昔有加焉且也五文五采與研光之軸相輝並麗豈不稱難邁哉大夫純孝人每言及其二人潸然涕下若曰祿不逮養也而今所蒙被光寵如此蓋盡國家需貶兩制而悉有之九原猶白日矣大夫何以悲焉大夫膺力方剛其視嶮巇不翅三十舍由今而就京朝官則

自五品而加四浸等而上之意所受誥將滕緘不勝襲
矣然而莫非大夫勞閱所由圖也大夫俟之哉郡諸簪
弁先生行合舉兕觥為壽謂宜有以藉也屬不佞言不
佞往在楚式大夫間知大夫家世長者乃今所遭遇如
此語曰根深柯長源潔流長于大夫良信矣于大夫良
信矣

臨邑藥明府考績承恩序 代作

余代匱諫官濫司天省其于銓序流品蓋竊竊縈念焉
向困家食每從鄰境默默程長人者未數數厭心也若

臨邑明府藥先生則予願為執鞭非虛矣先生以三載

考上司功司功按令甲為疏請譽命上逮二尊人身授

階內子并拜譽命煌煌烈矣邑之縉紳士暨三老子弟

靡不加額其侯者曰今者庶有以藉手頌侯休矣報侯

勤也問言于余為侯加爵焉余唯唯先生之令臨也非

以臨治臨也以天下治臨也天下之大無越情法二言

盡矣徇情而翫法則人慢任法而不及情則人懼兩劑

之難而吏治兼長之不易也先生賦質宏毅坦直又思

精每事必推見毛髮屬當讞訊則以三尺衡之曰玉律

金科在耶不敢輒以婦寺心視堂下曰法必當辜而後可然又念林總元元蠢蠢耳或血氣張憤而成于偶或志慮擬議不審而蹈于文罔此盡赤子之可矜者爲反復周繹不敢以礪刻心視堂下務爲開厥三面丹華徘徊者再得一隙曰歐陽夫人之指告文忠如是焉已矣以故爰書所就情法無觭重兩造俛首叩首謝凡身負重譴者亦必曰仁公爲我求之數矣而卒無隙也死所無悔兩臺監司郡守丞倅李無不委腹心先生若左右相持借若履綦跡相踐躐而無能一字易也無論濟南

一郡獄卽他郡亦往往移以相屬先生所居倨于大府劇于滕薛日昃不及食億矣先生神毫末無侵鑠也先生指天矢日諸所出納惟一無昂尾垂尾異代聽而外邑浹旬無贖撰半鏹入居恒遇下用末薄半寸竹決遣去邑落待鞫輩亟還舍尚不及熟炊先生若曰吾嚴金錢一介法也吾此無知之萌隸雞狗丈墨爭言耳吾決遣不逾畧情也吾平時所煦沫灾殄而若保身首者何也而忍創鉅此曹乎先生律已斤斤不越尺寸表裏無纖塵溷嶽嶽滿大宅驟似未易與然與人交必攄衷竭

赤久要不渝友邦資之礪礪靡有所不盡之惴絜法與
情裊躬具是矣與邑鄉大夫背面無違言相得甚歡而
無相黷學官弟子亦稱是總之絜法與情先生庶體禘
季野四時之氣以治天下可也寧獨臨之彈丸也乎先
生衙宇環棘飛鳥不得度日用鮭菜飽其孥曰困腴何
爲者退食自教子文督書課廩廩務及程品已而呼童
持一皷木案共餽脫粟其于珍異父子油然一咲相樂
所見居室無非法無非情無非情法劑先生用是洵可
以治天下于衣帶履屐間卜之矣先生尉薦幾二十許
剡最績于齊魯不二三屈指執是而付銓序行膺臚要
爲其先代重不直今一命及尊人暨其身與內然而臨
之縉紳士三老子弟頌休美而報其勤願自今始矣願
自今始矣

齊東白侯上最勅褒二尊人序

邢州白侯居平治夏侯論語顛其家奇治孟喜易顛其
家沛而其治齊顛其家季康之治溧水家景亮之治台
州云溧水誠信化人不尚威刑而惟清介一切無所取
邑人至竟思焉台州明法律善記筭均徭役興學校儒

風大振自奉甚薄妻尤儉素脫粟對飯特詔褒美以宮
錦賜之繇前四白先生皆異時瓌傑其專儒術嫻吏術
照代耿耿而我白侯一身遽兼數器談言何易也白侯
自長者治齊必本父母侯之言曰自先太公善易而鯤
學經先太公篤孝誼讓而鯤知脩內行家太君孀單自
厲撫翼諸孤鯤則靡事必稟成猶夫銅川夫人好藥而
王通氏檢述方書也侗不佞聞之嗟嗟歎灑然異之曰
白侯之政其有始乎白侯之治齊東齊東不必野而我
飾以儒齊東不必詐而我貫以丹艱米鹽案牘靡密煩
碎在所必察而弗行以臆也有觸乃發有嘗乃應發之
無遺慮應之無留跡懸衡出量編教譙門其或忽秒昂
而圭撮溢者司空城旦以上繩之痛戒黑衣勿下鄉亭
鄉亭令自爲度以次灌輸所不如度者繩以司空城旦
刑輕重各等倫鄉亭率教三嗇夫耳目喻頑愚月朔懲
賞薄厚各倫等黑白分明境內連侵奏記食餓人鈎錡
炊簋蘓鉉留犁分曹而置計响而徠百里之內曠馘郵
舍無贅聚一人其或米豆賦窶人人霑實惠王守不得
沒毛釐奏記出糶利窶人如估獲羨復用充營田瘠者

藥死者構構不繼者藁市隙置冢邑無暴體以故齊東
荒政甲濟諸屬城上司尉薦百出榜示絜合爲傍州又
能案核墾翳田四萬畝招墾逋田萬餘畝依魑魅之蔽
而博塞狂醫者治毋貸僦傭師之能倡而實人應律按
舞以蠱惑狹斜者治亦毋貸其所尤并心一氣以先諸
理則在興起道學學官弟子秀異者館穀肄學官僅子
小學肄彬彬嚮化若蜀文翁而其所置文廟神龕若干
座悉出俸錢諸廣文官舍地則又與文翁率減少府用
度而贍博士者無異妻孥大布衣簞食無珍一肉餉毋

而已盡齊之境道幾不拾交鬪以息揆厥繇然則侯之
寡欲潔庶愛利而周平事情之所致也此歲侯三載上
司功司功用國令甲當侯最典逮所生白太公地下貴
孫太君生貴矣夫侯視漂水久而見思同視台州特詔
褒美而錫之官歸者亦何古今不相似哉奇之論語沛
之經學庶幾體明而用暢所謂身兼數器云者侯則能
之惟邢與齊以泊寧字純終領聞具有幾乎于傳有之
三代之典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斯言而
信白太公其以齊東社白太君其撫孫子十人者寔昌

百歲樂哉

濟南沈郡公上日心膺命序

我郡公以濟南三載最上考功法宜四品譽命上及所
生身及所敵體而會東朝詔更優異天下賢久二千石
公乃奉五采織文之誥躐肩黃金塗凡兩軸綸言溫藉
推本訓迪茂明闡德迨所褒嘉近甸守臣者率有漢沈
典風流之旨猗歟盛矣其屬歷城陳令君合三十餘城
諸綰綬長吏謀所以當樽下者以謂不佞侗公于某等
提挈保抱則父規純化導則師明公其代之言以當樽

下何如不佞侗素受公特達知又令君文字友其何敢
辭公之守濟南也初非拜命濟南也其由閩大郡奪而
之濟南則以尹大中丞具人倫賞識特疏借公與其事
朝宁吐之其所由借則謂東方多故瀕海斥鹵皆稱兵
島夷深矣願得大度士作涉北長城其可乎覘其始滿
意勞公以武事終將以非常職要償之也公風期超箸
神檢四而甫下車不作貴倨態禮服之餘僅一裋褐掩
體食必簞食噐案無重肉飯已畢一卮卽呼舉案去手
口拮据而逮心目無弗吏民者諸長吏手板謁則與據

徑寸談教以廉白教以勤事教以無墮姦宄計已而覆
按之某也廉白某也勤事某也無墮姦宄計若數一二
別黑白事皆灼然鑿鑿有公據稱引翹拔不翅已私其
有不廉白不勤事不無墮姦宄計者亦輒面風再三俟
其改步又教以某某傍州可師也或不喻指則又輒累
帖規之諄諄若家人提耳狀俟其改步而後已意在
不輕棄人陽浮道與無有也公蔭貴甚然雅善爲鑒不假
一私人色一私人口而三十屬城毛髮忽秒無弗知掾
史舞文受賕諸不法析于目覷黑衣下鄉鄙一錢以上
悉可難質而至坐列販賣孰誰境外轉貳子錢孰誰窖
粟善富孰誰掘冢搏掩孰誰箭孰誰豉孰誰然不輕洩
半言遇到郡對簿及課逋賦有無滿品等無意一詰之
若曰某亭猪子可祭某木可材也庭下人驚謂猶神顧
不用是督過短長人語過如洗大則待其自扞罔累人
叩首請死爰書脫手就則似一切夙辦諸胥矣公每自
言吾守濟南視帑不足當江南一縣且亦不當嘉隆間
什二蓋自歛齋之法備而吾帑王國奉邑戍邊口實之
顛如干而止耳其金出視入衡絕不啟封識其粟准金

出視入槩略不羸斗儲卽逮賤擷下役無不如之公經
四歲刺史邸中臧獲目不識朱提銀異哉公在事值行
礦權稅二中使磨牙向也曰濟南大東首郡吾得諸此
餘郡破竹倒篋耳公不爲動置酒爲會僅惡草具從容
謂權使若相調者曰此一郡城七十二泉可飲可濯也
自餘數十賣菜傭日才博一溢米而堪貴人垂天之手
乎其謂行礦使曰濟屬卽有山骨山耳必欲戕高斫深
則有太守之頭顱在焉耳行礦使佯恚酒不旨則答謂
不旨顛勿釀先後二使神氣爲沮沆郡及屬城不羅璫

禍公之力焉竊又念公四年之內難矣郡及屬婁嗟公
蒿目不寢動數十旬旱則祈澍蝗則戒捕疫則侍藥楊
則賦粥死則辦樽榼不繼則給藁其所上記于兩臺監
司而下記于屬城令長者側理如邛山蹙額劓膚若弗
一昔自生活而後屬城以荒政應兩臺監司報可相屬
也以故積逋十餘萬力請獲蠲其新之不辦則又稱主
臣耳哥曰腐骼任賦乎太守任殿足矣曩者倭之役公
實始終之登萊兩郡諸視濟濟當漢經見楊僕樓船海
議穀議芻芟議一鍾凡費幾鍾乃致何如起陸何如抵

洋鰲鱗凡幾尾小步馬凡幾頭縣度凡幾弓都尉凡幾員左右騎軍凡幾輩譯長凡幾曹勝兵凡幾伍舖鍤薪炭凡幾姿濟而摹登萊而形質因之蓋尹大中丞以公借而不及耦俱以終倭公始倭及終倭而未遂以非常職要相償報也則國家恒格爲之哉公勤于不腆濟極矣度元元意與公在郡抱孫焉異時竟以萬禩食不腆濟明矣則夫一階譽命雖出恩澤詔書曾何足稱大府異等隆然者公誠極心思奮不愛狗民以希聞達某等其以九列遲哉侗等其真以萬禩遲哉

歷城陳公浦考上績序

歷城明府夏邑陳公爲都諫太公元子世受田何易通明經術穎秀多文絕邁倫等綺歲連上射策成進士以次授我邑凡歷朞月輒登上理譽望卓卓百城東諸侯間而以才大換縣歷城歷城六郡首邑諸臺藩臬監司郡國守相胥我臨蒞一不得其指少不叶其驩則情或閔于上澤或屯于民是爲難我或多方睭合以身爲臣妾以官爲戲劇則上見鄙而我則承之羞是爲難十人指視志已謂嚴而矧環沛之屬游我于兄弟者若干曹

參互準問衆射我的我陽爲歛衿以見憚或陰爲戟手以相輕情數態新不可方物是爲難十萬之炊大囂憑陵之聚夥沈智故百于他邑非分非時交關酬對千于他邑風雨燠寒馬蹄咄咄萬于他邑是爲難陳公則曰我巖邑師帥也安得恣爲斲弛爲我杜陵男子也安得過爲擎曲爲我則無不盡之心我則無不竭之蹙我則無預方之矩我則無必圓之規上官朝朔望及五日一手板謁鞠躬如也然色芒寒正甚荅問商挖不爲俯仰狀可可否否一據本情而訟言之及就對簿不主上官先下牒記而上其手曰此寡人之貴介第乎亦不故左穿封尹要當三尺卽上官數有駁正誤則自引咎不則數駁數不易爰書歲時爲賦勞問具洗沐幽仄宿暇僅僅取成禮絕不徵賣他珍奇至稱過外臺他使客案才數瓦柘及于一飽則已友邦長吏抒赤往來不以一字相謗其所更理牒記亦求當三尺不問異同至一切評署則率帥諸邑以恕心行尤護尉砦諸小吏曰我曹一搖筆此曹卽寒乞食嗟來食可念也公斤斤所重在錢穀特厲王典罰毛鼈以上不得昂其入山藪笨民徃徃賫

還故辦錢物或多市餅餌笑樂妻子曰此吾明府貽也
公若日從枕席過元元豐瘠如灼之燭緣爲登下其役
而諸富人鹽賈用高貲得甘丞或秘書郎吏則亦一槩
比富人弗復人盡踴抃稱公平還集民唐守業等予之
牛墾蕪民井九策等蠲其賦鄉墮在所教之桑教之棗
饑賦粥死賦樽淮家窪村水賑之穀數以五千計而又
上記移粟及吾邑吾則曰河之潤九里沮洳三百步今
乃恩逮三舍耶公鞮然曰臨吾故民吾實不忘雅意學
官弟子多所捐貸孫夢高等養生送死咸有須而所群

茂異不群士挾日三課之其所點定汰擯無不慤可諸
士心人文蔚起則又眷眷學官僮子李生嗣嗣卽嗣于
鱗先生稱曾家孫者燠咻朝夕爲計昏學以卒前陳公
德衣冠之族偶小振觸儕侶色于市直于臺公爲委曲
譬解示撻伯禽于衆數其罪而寬其罰兩家頓首口塞
卒乃不受衣冠一揖謝人盡服公休休度而又未始不
惴公嶽嶽君家元龍不下豪也公侍太夫人邸中極其
色物其遇諸郎又極儉朴短褐糞飢以爲恒公恒自誨
兒五郎迺遜業間抃其不勉無少假焉一日公自奉高

還持數朱提孩上太夫人曰此物奚宜至哉公則曰此
四方臚俗物兒從郡相摧廟瓜分來不受則疑矯受則
懼以神貨爲溝壑毋則云何太夫人曰爾云縣東衢宜
治則以治縣東衢公爲增俸合給邑三老立治衢過者
指曰此銀孩兒街也公居平儵然自遠衣履不冒纖塵
污傳家篤素見諸吳越巧僞噐爲之感頌衙齋縹緗數
卷退食蕭蕭與庭對對恒有餘閒交酬鞅掌咄咄馬蹄
悉不能爲公困夥沈智故之衆畢歸臬宰卽向者瞞氏
兢兢濟南輩今不必無而不及亂則公之診審復慰有
良禁方焉繇前所謂難吾所屈指數而公唾手易公真
天授歟哉公先令吾邑吾邑鄙小不得竟有公于其去
而興歌曰袞衣章甫今歷之人不謀而興歌曰章甫袞
衣公之異日社于齊兩邑不必論而今以三載上功狀
也銓宰且將何以處我公則惟前令陳公之徬州在則
又惟太公都諫之箕裘在若夫織文譽命之典此公家
狎承事不必刺刺談矣歷城諸佐尉以公休明問詞余
余則何辭雖然詞不懼募哉則有兩邑細民袞衣章甫
章甫袞衣之辭騰諸碑口具矣

藥令公三載上績承恩序

我邑之敝于一紀餘胡敝也蓋時勢然矣邑故醇饒元
元靡有羨譎若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此四紀前事而侗
爲兒時猶及目擊且又聞之父兄吾邑非他邑比所謂
葛天無懷大槐安境云者歷歷可指次焉降而嘉末隆
初繇役繁興諸額外無名費不可僂數一郵亭使馬過
則主典力動靡二三金令長襪被什噐串茶醪酒皆取
自主典力丞以下尤而效之且且以爲恒蓋所謂時勢
然矣降而近禩長人者多任長厚不能察亭長寄問以
上爲何等掾曹恣寄請以獄爲市又主典力乾沒官錢
至不可訾省蓋又時勢然矣此所謂敝于一紀餘者也
我令公才授職輦下輦下率嘖嘖臨邑難治難治令公
初亦謂難治云何比蒞事而毫末必審諦手記心存亦
必盡毫末然又坦其胸懷不逸億人事至則灼然秦鏡
肝膽畢晰兩造對簿不三數言中其隱伏庭下叩首對
實有實無左證面槁死心自語安得神君如此也以故
臺監遇大刑獄日久不決爰書什九下臨邑令公隨至
隨訊不稽留信宿車門而外朝而市夕而聞然也其所

傳爰書緣情準律不緣準臺監先意臺監間先意示之
却令公佯若不知也者卒之臺監揖手謝明侯惠我輩
甚厚俾我輩爲朝家守三尺強半明侯力也其所最皦
日青天則于出入錢穀無低昂易銖兩主典力守廕守
藏史綜成筭竹無所與卽黑衣經歲靡足趾抵鄉落里
正無狐假督訶百姓輸納若灌注不休曰我君四體我
一意無苦我我等何忍以逋負苦我君也年卽少不登
令公爲弛程減品曰寧受公譴不欲目見我股骨民百
姓則又曰我君四體我凶荒甘譴罰我等又何忍以逋
負苦我君也輸納亦浸尋不休連當■上發賑令公先
日一欸段出從二卒史蹙蹙僻遠陬牽蘿歷月垂死翁
嫗奄奄飢孺在床薦得狀必謹書其賦粥粥餘人或不
足賦銀人不足銀乃有餘蓋得調亭法一遵漢書勿贅
聚詔荒政遂爲諸城首居平喜士謂鄉校吾曹發身所
一畧不敢忘青衿士吾緩急務與精意區處得當乃已
又不緣是屈抑平民吾膳堂饌每預給浹日朱提燦然
瓜分權之無小損忝崇中常侍鷄豚布縷稅例當屬商
令公曰此三如十千征商掾隸遞相濡染是一稅百常

侍也爲節他經費竣解不名商一錢舊有盤撥米亦用此法不頭箕擾下戶毛髮城隍圮塞計口筭人日設才一榜示各有期樓櫓懸門所須陶木咄嗟立辦視奏記官物倍以數十計民若不知邑舉大役者僞功且千金等矣日所食飲僅菜茹白水涉旬不以肉門鍵嚴秘語言內外不及通間行後園日畦葵菑矣時雨佐我庶課兒讀誦食飲皆有度日庶吏子食貧乃可于是邑盡洗一紀叢弊以較嘉隆又大懸絕民懷吏畏漸以康阜幾還四紀前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景光矣凡歷三年臺使

尉薦二十許卓然齊魯冠冕兩臺上取如令獲以譽命及二人身授階爵及內此洵狗官拊民之明驗也邑其差解嘲于難治也與哉令公遜心博學鐫刺聖經不安爲膚誦其居塾時恒設都講彼中雋異悉來學侁侁盧鄭若而人我邑彬彬化其文學制舉秬顛以道上知不安爲膚誦在齊猶晉云邑寮佐及尉造侗而言令公藥先生寔覆露我屬我屬無以相德會當取考願句明公一語爲三雅先侗故不辭而奮筆娓娓如前指令公行且應公車詔則侗所宜任有片石嶙峋在也

金鄉郭公兩賑承恩紀序

郭公踰冠成進士由蘭省歷外臺卽懸車之日猶然未強仕也公生而穎秀比當象勺讀等身書迨長所結撰動合前架文法左氏司馬史記韓柳諸公詩一意祖盛唐以故政術流通本諸蘊藉爛然建豎所至雅足傳述而妬者竊竊以起乃未強仕卽懸車也公略不爲動曰爲政于里與爲政于官有以異乎傾橐而得俸錢若干緡悉用治生產合其先大人所遺業田以糞奴以力不數歲而困窳致小贏餘則爲時時先多睦而周存之頗

嗚范文正公贍族之法同姓洽矣已又及于秀異高材生已又及于間左之藍縷無依者且二十年鄉人頌義津津哉會■今上之十六年境內大饑公輸粟千石于官而鬻舖之意猶未已也出粟減直而公之糶數亦且近千兩臺疏報闕下得如例棹楔表焉又數歲而值稔如疇年公再捐粟千餘石減直而糶復如之兩臺疏報闕下錫三品服鏤金孔翠卧內拜嘉于禮數綦隆矣夫公仁心爲質見可而行厥意自視亦居平家食擘畫之常耳豈望報哉讀所爲控辭恩紀奏記言若恐恐于近

名而來乎同儕同間之側目者迺乎坊表猶之枳棘于目也惕乎章服猶之芒刺于躬也夫且迺且惕且惕且迺是在公云爾而羶德之行大情歸之矧夫■上命乎而公又安所卒惕而迺之今夫人情無論世富與否往往一錢捫之汗出倉有餘粟日飽碩鼠卽陳紅山積鴈鷺之不食狼籍供滌除黑墳墳起如是焉已耳是豈異人爲性圓顛方趾之不載而一膜胡越習漸使然又不然而用貲爲豪舉園池鍾鼓賓客槃饌之費率日以萬錢此爲娛桑榆者也餘羨搏飭疇詰焉公所前後捐捐及賤糶粟物要以四五千計驟而言之似駭聽聞然若一區釜之不實在民間者乎且公不過俸錢居積之策遠奢去濫儉以成裕之恒門耳非有江南大姓鉅萬不貲之蓄及史所稱蜀土箸而女懷清敵王埒國足恣行散者也公意若謂無民則無邑無邑則吾一二若姓泛泛如浮萍將奚薄焉此其爲識達乎古同井義者也此爲至仁也然而智勇具焉公之爲鄉先生也亦成其爲恤災捍患而遽然黔首之望不虛矣公諸子森然玉立人與業俱奇天其報公將在郝桂抑大椿之歲縣且延

焉以永受鄉邦祀享之壽公真成其爲鄉先生矣異時
尸而祝之以比于社而稷焉者今不宜生詛公要是大
情所慙之必至余言不腆願留爲金鄉父老子弟手口
藉資矣

齊河令霍公考績榮膺異寵序

齊河大令晉沁霍公以今齊河績合前陽穀資歷滿三
載例上功司考兩臺爲疏請于朝按功令州邑長比經
兩臺暨諸臺刻薦及格乃獲譽命典公及格矣宜被譽
命而公有明發之私具奏上聞若曰臣準少出繼世父

世父母父母也譽命應逮而臣本生父母不及沐王言
臣臣妻儼然從地上受綸帔而戴面目其謂地下二人
何願移恩如故事臣不階卽臣妻安荆布臣死有餘慝
土旋報可于是二父二母並膺帝勅勅詞備加褒美極
隱德專經閨闈誕鞠懿實之大煌煌烈矣語曰不知其
子視其父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今由其子知其父猶之
乎由草木而識地也請寃言公公筮仕爲陽穀矢飲穀
水一剔宿弊而新之胥史惴惴重足無敢假言亥豕陰
陶誤以黜文法兩造詣庭對簿不數言立剖佐證垂首

靡所得低昂其舌編役咸察于衆視田量貲不以已立
上下一口筭爲之程率以五襪計付黎昭示重若鈔毀
中使稅四百千不毛釐徵歛悉取公費贏餘及他小處
辦副之民以無擾困儲三萬石懼歲久腐敗春際槩量
給平民秋則如區畚還之官盡得佳穀如數奉檄治河
躬暴沙淖中與下共脫粟邑人慮工不竟相勸造役滿
千人若急父母黑羊水泛溢沒民田廬則爲主議破隄
殺流諸獲全活無筭會入覲北單騎不輿士民追送餽
貽串茶以上都不納迨再令于齊策輕就熟指誓彌厲
其所馭吏平刑一用陽穀法齊鄰省會諸上官競稱驚
詫謂安得通練如今者一切疑難大獄往往屬訊公視
蔭而決爰書確于金石上官藉手轉報不更攬一字編
役亦用陽穀法赫于日監焉守藏胥侵盜盈千久不發
公下車遂得奸狀治如律比歲稔皇皇若身首爲設糜
粥擇人日賦蚤暮頃無贅聚又竊念粥糜之不繼則復
商略出糶受糶屬寂寒乞人不得逾斗者二價則減糶
直什四邑累科頗慳中第公用堪輿家言爲樓東南隱
挿霄麗曜觀表巖然苦心區畫曾未損公帑半鏹許其

課士肄資膏稟孜孜月日猶夫疇昔之涖陽穀也公天性廉潔目阿堵如糞土典匪役不得以銖銖名羨及散予諸人隸則又不得銖銖名詘孝廢無告又復時勤存恤俠輕無賴畢照幽隱蓋無不凜凜三尺在側者輒移相謂我君幸尚貫我其勿犯旃公政譽一時爲六郡首友邦寮長就而質問公絕去陽浮爲吐赤誠相告儕耦倚爲吏師卽諸上官亦手語友邦寮長諸君其以齊河吏道相師乃善公則恂恂自下也先是公覲遠抵清源以所生毋太孺人大故棄官歸治喪至心純孝播諸士林有曰于古所謂君子大賢庶其無忝令之再政炳然正其裊閑之緒則夫帝勅駢臨四親霑旬用以耀閭門而騰宦路寔惟丹虔緼積之素通重旻而徹白日夫豈偶然之故歟公行且以公車徵命行矣身依日月持國是而贊皇猷此不卜卦事兩邑人士拭目我公之重以五文錫也都甚休甚哉齊之孝秀冠裳強半余戚屬也三揖而問言余余何能光揚我公萬一第述所聞于兩邑及齊魯間曹談大段顛如此

